



一、依赖社区香火店香资渠持僧侣生活

(丙) 檳榔嶼开辟初期的僧侶

参照马六甲与新加坡的情况，我们亦有理由相信檳城閩粵人士共同建立的广福宫是在 1824 年引进了僧人，已仿效马六甲的香资制度。嘉庆五年（1800）《创建广福宫碑记》未曾提及僧人之事。到了道光四年（1824）《重建广福宫碑记》的内文则有明载：“重建后进一座告成后，载列圣之像予中，旁筑僧舍以住僧而整顿之”。这很明白的揭示了当年已引进僧人并整顿信仰的事实。在 1824 立碑董事之中，领头捐献一千圆给广福宫重修的是梁美吉。他也是名列马六甲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《三宝山墓地捐金碑序》，是第一名的捐款人。

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，马六甲福建会馆徐炎泉等人，在青云亭为梁美吉立颂德碑，在碑文中，称他为英殖时代保全了青云亭和三宝山的“开基亭主”。马六甲青云亭的制度受到檳城广福宫的仿效，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回头再看附表（A），会发现檳城的逐年人口增长量大致比新加坡少，似乎更适合引进提供僧人“香资”之作法。

曾经历任海峡殖民地各地官职的. 1. D. Vaughan, 1851 年访问了广福宫。从他的叙述，我们也许就更能推测“香资”制度的存在：“这些在庙中的僧人，就如在新加坡的僧人一般是来自福建，以及由集合的自愿捐献来支付他们。他们也从赶赴每一场殡葬收取一元，以及对每一棚对着庙前表演的表演班子收一块钱。那些为了演戏及节日筹款的华人社会圈子，则每年选两位炉主。”^m

相较于广福宫，檳城海珠屿大伯公庙也许是历史更悠久的，此庙中最古老的文物是一石刻香火炉，刻著“乾隆壬子。六甲弟子李赐答谢，葭月吉立”。不过据说这香炉原是在庙外榕树下，不属庙中物；而且目前本庙之正统说法是指张、丘、马三公归天之后才被祀为大伯公，时间都在李赐敬献香炉的年代后。因此，香炉的来源是有争论性。^⑥

不过，单就香炉而言，香炉是马六甲人所送不无可能。我们看到由陈起厚在乾隆丙午年（1786）献给青云亭的“慧眼观世”匾、嘉庆六年（1801）由蔡土章所敬献

“灵山第一”匾，以及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曾有赞敬献“观世自在”匾，三位甲必丹题匠都用“知六甲政事”。因此，又不能否认李赐这“六甲”弟子来自马六甲的可能。此处又葬有僧人，咸丰四年（1854）七月立的墓碑，刻了“开元顺寂沙弥西滨禅师”，显示墓中人的来历可能与住锡马六甲的昆山法师同一系。但法师圆寂后不用荼毗之仪，而由当地人土葬，且墓碑既称沙弥又称禅师，迄今庙内还是一直不能免牲礼拜祭，可见佛僧主事香火庙，与所面对的社群自有其意识之差距。祀庙的信徒对法师应有的认识不足，对于佛教知识也不一定完全会信受奉行。

摘自《无尽灯季刊》第36期（2003年10月12日）